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
5



文庫 11
D 27
5

釋志卷十一

竟陵石莊胡承諾謨

凡事篇第三十九

凡天下事知其所以然而後盡其所當然不能盡其當然者由不知其所以然也為子必孝為臣必忠為官必愛人為士必愛行所當然也父子之道君臣之義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具於有生之初是其所以然也如見其當然而已情欲偶熾所見皆當然也揆於所以然則矍然自失詘然自止知其當然又思其所以然則有必為之善有必不為之惡矣當然者事物之理所以

釋志

卷十一

凡事

一



48-12480

010190550392

然者天地之心盡一代之事可以觀物理合數代之事
可以見天心天心者爲善之基也天下之事有可必有
不可必凡責己以修平物以恕此可必者也功而見賞
德而見報言而見從行而見是此不可必者也可必者
不惟有成亦能補敗不可必者不獨無妄之災亦有無
妄之福若聖賢之論必以由乎義理可必出乎智巧不
可必故凡以人爲政者從俗可也自爲政者非道莫從
從道之事銳敏迅疾則有功從俗之事安徐重固則無
侮賢者不察得失於事後而察其必可者也可必者守
而無失不可必者輟而弗爲也人盡可爲善人不盡爲

善也爲雖不盡不害其可則無不能矣假令不可無
望其能若其未能何以知其不可也可者其才也能
者其力也爲之而後能如不爲未必能也不爲故不能
如其爲無不能也能之與可不同不能與不可亦不同
凡君子者操可爲之才赴以爲之力者也凡小人者
可爲之才不殊也何不力於正而力於邪則有殊耳是
以初不甚遠久乃迴絕也凡身世之事有安於命者有
式於義者安於命者知求之弗得避之弗可避也式於
義者可得弗處可避弗逃也二者之辨當問諸心孔子
何嘗不仕爲行道耳田駢何嘗不隱爲求名耳問心之

外又當權其輕重義理重而進退輕則從重舍輕伊尹是也義理不精是非頗嚴義自有重所重非義也陳仲申徒狄是也事以義輕不可爲也不以所害之重就所舉之輕也事以義重不可避也不以身名之輕害義理之重也凡少不可陵長賤不可抗貴邪不可害正似不可亂眞物之序也天性之親降於義合之疏最美之名緇於可見之實出乎此者宜乎彼應乎彼者慊乎此物之節也序之與節非無故而然也度之以義平之以心心之所安而有害於義是意氣與情欲相翼而成君子不以爲序也義之所避而有違於心是時執與道義相

迫而起君子不以爲節也度乎義而無歉卽乎心而無憾則人已兩盡矣古人爲善不過守禮禮者人道之所共也無此低彼昂甲是乙非是以州里遐荒皆無二心以我之同從人之獨是失己也以人之同從我之獨是失人也禮無失己亦無失人非求無失自不失也又必當其物必當其所物也者名與數也所也者地與時也嘉禮野合非其所也丈夫行婦道非其物也彼聖賢者天道所在以人事從之而不委於天人事所嚮以天心決之而不徇於人取裁於禮而已矣不裁於禮如置器不安而多所維持終不可久也人之舉動合禮與否由

其七情有正不正十倫有備不備也七情中節十義純熟則好善而惡惡好廉而寡欲無不合於禮矣七情乖刺十倫辟違善不知好惡不知惡義當前不爲而利是趨雖欲行禮終不肖也不獨此也凡好言人過好撻人短利人之有災者非其性偏惡亦由七情十義生而有缺陷故居上則陵其下居下則傲其上傲其上也則曰守正不阿刻其下也則曰責人以義皆居心不平爲之也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常持此心豈有失禮之愆哉凡天下之事必有定體必有變態君子思其始思其終者舉其體也思其復者極其變也事機未接心與理

會心與理會者以義理養其心也事幾既及理因慮審理因慮審者由不定以趨定由不同以歸同也風氣所至不能不開而聖人因之若風氣未至雖聖人不能開也物無常動必有所止或擬之而後動盡人力求濟而後合其所當止值其所止雖聖人不能復動也禮之與權相須爲用執處極重則禮不能定而權足定之仁之與義相須成體去義最遠則教不能正而法足正之權所必用雖智士不能易也法所必用雖仁人不能貸也以地圖察山川不盡險阨之形以伯樂之書駕馭不盡銜策之能不以治病爲藥而以處方爲藥雖鵲緩無可

紀之功也是以終始常變之際不可不致其思也聖賢學問有同有異天與火之性同火與澤之性異以同爲正者類聚各從其彙羣分不易其方不同所以大同也以異爲正者同其所當同異其所當異同乎事人而異於自治同乎守正而異於放利同乎趨事而異於居功同乎爲學而異於求名同者所以明道也異者所以辨惑也中和者發生之氣舍中和而近偏勝生理不暢是謂枯楊之華中天者日之權令去中天而行西陸權令旣謝是謂日昃之離故天下事皆不可離中道也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庚庚者更也故凡事之過當卽僞也

行之驚愚卽慝也近乎拂性違情卽戾也古者葛溝而楊王孫裸葬古不修墓而趙宣不閉延隧安得謂非怪乎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庸得謂非正乎賦予於天者雖氣有昏濁而清明自如受程於道者雖命有吉凶而安止則一事雖動而應事之心原靜也迹雖繁而投迹之足無多也躁動輕移必至前後左右皆無所依以一心營二事以二心營一事其終必爲私所據而作止皆謬隨六二曰係小子失丈夫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凡狃小利趨近功行小知而大經大法棄之如遺所云係小子失丈夫也凡慕高而舍

下尊位重名趨走恐後執鞭欣羨隱約篤實之士日交臂而失之所云係丈夫失小子也蓋隨則公普係則偏私不出於隨而出於係小子丈夫皆不可也知此可與審同異矣卑者之患不可以及尊春秋兩觀之災不及雉門也不以尊者親患至美好之事差可親之春秋雉門之作可以及兩觀也歸美於尊親目惡以卑外不為私也受責於尊者不可以無罪解說於人為尊者受責亦不可以無罪白解說也此君子處尊卑之道也人皆好善而惡惡也是以喜譽而惡毀今喜譽而不遠惡是不勉其所譽而蹈其所毀也惡毀而不遷善是不自

慊所好欲人反所惡也是以毀譽之虛聲掩好惡之良能也謗言之來尤人者必遂非罪已者必改過譽言之作吾不以實質虛必不至以虛亂實甚至末俗必不見諒不如直以自誣而天下後世皆知其揭日月而行也此君子處毀譽之道也凡是非之論皆取有益於我非以較量他人較量太寬或失則濫較量太刻或失則狹皆有害於我何損於人君子非以我方人也取於人以益我也萬物所仰望者聖人從而敬之萬物所不服者聖人因而責之通賢者之心使不至壅塞折不肖於萌使不得恣肆若惡事既成而後戒之責之於義雖得於

心已傷君子不忍也將祈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將祈於見非而天下不以爲非雖有私愛私憎不得不屈而從公若不爲公正所屈卽亂人也此君子定是非之道也凡息爭寡怨之方自責而已矣自責者天心也與人爲怨不必得志於所怨之人也矜而容之天下稱寬平焉見慢於人必思所以致之以我慢人於人絕無損於我絕無益也凡以事傷人與以言傷人其致怨一也言諧於人與事諧於人其遠怨一也君子不乘人之衰而快其宿憤非惡名之不令也惡其與性違也此君子平怨惡之道也凡受德於人論其心可也不必竟其事

施德於人如未竟其事亦不可自誣其心衛風美木瓜言無德不報也無德不報則民有所勸爲受恩者言也若有德於人則宜忘之傳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爲施惠者言也晉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君臣相訟放乎殺母弟尸大臣衛之大小臣工駢首而死者數人君子端本持議則罪不在衛侯而在文公也喜怒不類怨咎滋章禍蔓於人快意在己順事怨施之道不如是也此君子處施報之道也世有惡人如毒蟲之螫草木無惡草以肆其螫則必及嘉卉故天心不忍必使惡人亟受其罰羿善射逢蒙從而殺之崔杼

弑君慶封夷其家蔡侯般殺父楚靈王誅其父子元載
固奸臣而誅輔國朝恩則非載不可逢蒙慶封楚靈王
元載非秉義以除惡者如毒蟲之相啖也所啖者盡
則啖之者亦盡矣君子擇人以正責己以正所以止亂
也居身不正不能治人非止亂之道也必也改過以正
其身身正而不正者皆受治焉然機會不相值是天心
猶未定也有伐人之德又有可見之天心則機會不爽
必成無疑此君子決事幾之道也幼主母后之時中官
之欲決不易撲也迦維濯龍之好通乎上下攻異端者
必不能遂也苞苴筐篚達於朝野敝衾瓦器必不能容
也禽獸食人食土木衣人帛則儒飽朔饑不能免也不
幸值此安時處順而已矣強與之爭非身世福此君子
處衰亂之道也不以人之義命從我之嗜欲惡其無以
明道也不以我之義命從人之嗜欲惡其無以拯世也
眾情所快之事而幾非在我操縱由人人之望我雖切
我之自處有分踰我之分悅彼之心必不可也德所不
及不享其贄無澤可以及人不敢受其愛戴也不以我
之矜氣除天下害氣恐相助益甚也不以我之怠氣當
天下銳氣恐不能克反爲大憂也事近乎亂者去之而
後爲治迹隣於汙者矯之而後爲修若循其故迹而稍

損益焉益甚其亂與汙而已矣不近宵人然而不必惡也常有不可犯之色則其人自遠不仁之人有時不可甚惡恐其激而爲亂則所傷大也有逆命而忠於君順父而陷於惡者有愛其人適以害之惡其人而爲箴砭者故曰不在順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也若逆探他人之意以爲未必誠然因思所以逢迎究竟所逢者非其意徒自處於無禮自處於不智君子不爲也不奪人所利亦不能禁人之利人也不能保其終則不必有其始既有其始則不可不徇其終無使力不能庇還爲人害也忠於謀人適以自爲當取其忠不必計其

自爲志在道義適以幸免危殆取其慕義不必計其幸與不幸也以重厚待人以久遠望人至於歲晏而復定其去取則吾之私意偏見以事久論定莫不返於公正矣人謀旣臧可以保天命攝生誠密可以延壽考遠于馮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是以必不爲令尹何夔常蓄毒藥誓死不辱是以終不與杖君子之遠恥辱不必問諸人亦不必聽諸天自處於必不可受則受焉者寡矣勇於服義者有可乘之執而弗乘明於悔過者有可遂之名而弗遂居不必擇地取諸足以勵不勤者藏不必取固取諸足以媿不義者執不必取重取諸足以戒不恪

者度可事之君而後委贄焉度可從之求而後告匱焉
度可受之賜而後拜嘉焉度可任之事而後任職焉雖
顛沛窮約不利賴於凶事不求助於凶人故內不失己
外不失人不居定傾之功而欲全無傾之執故事前不
見所益事後始服咸宜不惡卑而蹠實惟畏高而蹈虛
如涉川然淺深各有其宜不患深而蹠於下患夫漂浮
於上而顛趾也此君子所取法也爲仁義而自爲者無
自爲之心不復爲仁義矣義始而利終者無終事之利
必不爲義動矣有求而致恭於人不得爲行禮也取非
所有以與人不得謂好施也匹人之國而加恩於俘馘
不得謂行仁也揚人之美而有依末光之心不得謂好
善也人心不同卽孤立也舉事不盡其慮卽欺也貶道
以媚人卽辱也職事不恪卽罪也以威力制人使不得
盡其倫常之道卽不祥也智所不及聽命於神道所不
篤問途於術卽居身之恥也與賢者異議非有私也賢
者得罪而持此求進不肖莫甚焉免一時之咎無大惡
也一時旣免而終身委曲以覆其迹辭過誤之名得爲
惡之實愚莫甚焉不矜細行非小惡也以爲小惡而嘗
試焉卽大惡矣倫常輕而嗜欲重大惡之的也以爲常
情而習安焉必有大不祥以隨其後非第被以惡名而

已也知其不義而爲之不謂過誤也頻頻蹈非積而不改窮理之功安在亦不得謂過誤也天資一定終身不移不得謂學問也平居論議所言皆道從容應務所由皆禮倉卒之頃忽焉喪其學力本來氣質纖毫未改亦不得謂學問也南面之君事得自專爲人所使爲不義不得謂非自爲也人所難明者心心所當避者迹心雖不至迹已及之不得以迹爲解更云非我心也人之處下有必不被之澤必有甚不仁之懷情安忍而志陰慘懼其不可堪也不勝己私而欲任法裁物遂致倫常不終事使不順左右前後皆吾敵懼其不可久也已無德

義謂天下必不我親在己亦不能親人已好疑詐謂天下必不我信在己亦不能信人凡有疑於人者皆其不足於己雖州里不可行也居官無罪好進其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人服其勞我受其成事之必不能遂者也趨利則居人前服勞則居人後人之必不相容者也受責於人曾無戒懼之心知其禍未已也患難在躬而所言所行不近於道知其難未艾也嗜欲之事莫或阻撓更爲門庭之憂牀第之間迷謬尤劇恐致庚宗之禍事之小者矜仁而市義事之大者斂怨而滅德功已成矣元氣盡斲皆身世之憂也此君子所日戒也春秋之義

尊者諱敵不諱敗親者諱敗不諱敵言尊者雖失勢不
二其尊也因其失勢而稱敵以抗之是有替上之心故
不可不諱敵至於敗者事之偶失者也雖曰至尊猶恐
甘扈違命商奄允蠢亦當自懲其過於尊無替猶可不
諱也親者肌膚之痛莫不相及戰之既敗必有毀折痛
其重傷不忍言也苟可匿諱猶若無事是以諱敗然自
我言之則曰至親其在人道相嚮則有匹耦苟匹耦之
義不可盡廢則逞志之念亦當知止是以不宜諱敵也
惡惡疾始善善樂終之義亦然義在懲惡故有惡也於
其初而疾之勿使怙過後復有善則去其迹以見惡事
之不可蹈也義在勸善一有善則終身記之雖昔之惡
亦爲之諱也此皆凡事之衡量也

立教篇第四十

人雖性質美而心辨智必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
之自天子達於庶人師友之益無不同者故君子莫患
於自足莫病於自棄莫痛於不聞道莫苦於無良師友
揚子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天下待教於一人非獨
受教者之事主教者之事也惟正道可以教人稍涉偏
私卽有損於人也教不枉而後有益稍自貶損以徇於
人之不能卽有損於人也扣之者誠而後應之扣之不

誠非求益者也淺則不入深則相距亦有損於人也非聞道之士不可以教天下性者道之根株胚胎也師所以成性也道者天地之符璽旌節也師所以明道也禮者道之經緯蹊徑也師所以正禮也聖人之書禮之城郭都居也師所以述聖也人有性不自知如至寶藏深淵而不見師則識其精氣者也有道不能由如去國既久而閉其塗師則授之符傳者也有禮不能行如遊五都之市不識百貨良楛師其爲之質劑者也聖人之書如九成之臺嚙嶮乎千仞之上先登者相望而獨不得其階師則陞而級之扶而掖之者也故君子之教不陵

節者也其有言也無不盡其無言也無不與不枉材器不失機候不費詞說不易規矩此君子教人之大端也蓋不循節次則妄意高遠有不切於身之病有言不盡有行不與何以知事物之理充滿天地流行聖人之身也枉其材器何以隳括從繩失其機候何以贊微出滯不能免於詞說使習於口耳適足窒其聰明不能守其規矩何以堅信從於孤立之中絕外誘於橫流之日一堂之教受益有淺深一人之身領略有蚤晚聖賢不但如一雨潤木一風吹萬而已更有斟酌化導於其間如教赤子以步趨尺寸之地不可強致如安寢而至於夢

寐一息之調不可有意求也寬以俟之微以相之和以
來之悅以動之使學者容貌詞氣動靜俯仰皆其踴躍
親善之意而後與師無間也人性皆善故樂與同其好
善性本無惡尤諄諄引之以去惡是君子教人之指也
何居乎可以爲師可與受學也所貴乎師者知博而不
雜行修而不怠氣清而容肅年耆而踰等三綱五常之
所出河圖洛書之所在若然者雖在千里以外猶擔簦
而往從况其邇者乎受學之士性情端慤思慮專一踐
履篤實才調敏給應對詳審容貌溫恭好學而不倦造
次必由禮有執位而不挾若此者師所亟求也雖在千
里之外若比肩而進况其邇者乎其或記醜而謬行孤
而堅齒尊而德薄義理辟而不衷誦說陵而不貫枉道
而徇人曲學以阿世祇欲博其徒從豐其枝附峻其壇
宇作其聲價以相稱譽以相詆訾以相薦揚以相掩抑
也若此者雖北面事之去之惟恐不速况其遠者乎其
受學者或性情傾邪志氣昏惰踐履浮薄思慮馳騫爭
氣見於面諛聞填其胸有所挾而來有所誘而去徒欲
遂其依傍竊其品題隨其聲咳拾其餘棄儼然號於人
曰此遊某先生之門者也資其學以取高位旣得患失
遂操入室之戈依阿人主而流害於天下若然者鳴鼓

而攻之倚門牆而麾之况其遠者乎道者人所同得也善者人所固有也同得則不可絕諸函丈之外固有則不俟索諸糟粕煨燼之中所以古人爲學先以自益後以益人立教雖益人也所以自益也示人以塗徑己亦弗敢踰越也鼓人以志氣己亦弗敢怠皇也開人以覺悟己亦不得不思索也施於人者即可責己行諸己者即可教人一切取於平實以大道爲公而非私其所獨優焉使在人者知見深淺皆得自盡吾因以自識所未足使在我者輕重詳略緩急皆迎乎其人之機候揣摩攻治皆中乎其人之病痛故曰不獨益人亦且益己也

若以己見裁物強人相從一言一行皆以長其驕心軼氣無益於人無益於己古人不爲也古之學者必嚴其師敬其道也守其道也用其道也敬其道所以治身守其道所以治事用其道所以治天下惡習可化不必拒也惡質可易不必棄也有驕氣者教之以禮有失禮之愆者教之以覺悟拒絕所以爲誘掖也攻擊所以爲指示也憫其陷溺嘉其憬悔閔之者仁也嘉而與之則義也又恐精爽在人久曠則枯銳氣在人不敢則竭於是立其限程課其懋勉警其弛易稽其屑越怠惰之戒與倍師等又恐聽之既易其氣易驕入之太驟其退必速

故有取於扣鐘之義以一春爲一容春者擊也容者稍
停以待其聲之盡而後更扣也曾子曰學者行於道路
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此言觀其容儀可
以知其本也兩漢以來一切超世絕俗之士或鵠立不
羣或龍性難馴徒以不遇孔子祇得成其偏至以經術
名家者挾閹媚之術取人主高位獲希世寵榮而其徒
亦無慕焉乃知王政之世無窮人教化之側無顛蒙聖
人之門無曲士非惟教化之行乃後生之慶也學者知
所嚮往則能擇師於蕪漫之中學力有得然後知前人
所已至與後人所由以至也傳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
馬融可謂尊矣程頤可謂嚴矣王通胡瑗可謂樂易矣
東京桓氏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史謂桓榮之學本乎爲
己是以若是其顯也

取友篇第四十一

詩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
綏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故獨天不生
天地交而物生獨賢不成人道交而德成施薪均火燥
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赴物各從其類又各從其利
也君子之友仁義相輔勳業相助道行則相慶勢微則
相恤急難則相扶彙征王朝偕隱隴畝不以夷險易貞

不以初終渝節不以貴賤殊心不以死生易志諸父諸舅皆可爲友不論行輩也故總其大端其指有五取善以相益也進德以相輔也存誠以相資也誨過以相戒也聞見以相廣也君子或責人以善或取善於人皆以爲己而友必受其益責善而不爲己行汙而督人以修是好詆毀也取善而非爲己面諛而躬不逮是相與爲名譽也爲己求修而責人以善其人亦浹思其意以求當吾所好是責善之益友必受之矣爲己求修而取善於人其人亦樂吾虛己而爲善益勸是取善之益友亦受之矣故曰取善以相益也君子求友所以爲道德之助也不能使道益明德益進則彼此俱有愧其名故忠告者一時之益明道進德者終身之益不大變其氣質但一節一目受其琢磨猶無益也詩曰出自幽谷遷於喬木言其可上而不可下也所以爲相輔也不以不誠自處不以不誠待人其直諒也可以濟父兄子弟所難言其專一也可以藥好動善遷所默損逆耳之言久必浹思其意篤實之貌甚可薰陶其心所以爲相資也聞人非議則致其誠敬以請所失之故而改之告以有過則愉色相承折節相謝銳志相從惟恐不盡言不盡意也有爭氣者不可與辨理有溢志者不可與其學有市

心者不可與同事非憎之也爲其無可相益也故曰誨
過以相戒也斯道顯晦係乎人物盛衰人士眾多講習
淡至然後知道義之無窮人士寡少固陋鮮識獨居無
輔繩檢弛而怠慢生心志塞而邪僻進矣古者王事之
節稱詩書焉越國之歡詢典故焉和平之音卒君貺焉
合一代人士以觀古今物理物理不隔故人士益親雖
曰同時之人而有奉爲典章者有奉爲師保者所以廣
其聞見也天下俗薄朋友之道先喪以今觀之信有然
矣夫君子之友擇善而取之知其失德而遠之職所當
進之言委婉以道之久不相見微扣其學力而思所以
進之是以出處語默不同而其心則同也其氣則同也
今之爲友者久不相見恨攜手之無期旣相值矣寒溫
之外益以佞諛嘲謔連茵接迹把臂差肩莫非此指未
聞攻其短鞭其後也未聞咨其義決其疑也如未相值
而已矣又或浮慕於此而厭棄於彼故有進由執合退
由衰異者有恩爲情使義緣利輕者有刺過意賜書詞
不半紙者有悼川瀆並決游豬蹂稼者又其甚者始則
相扶急難已而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由此更成隙末五
交三釁寧非箴砭乃到漑方抵几而怒人不亦慎乎然
交道之不終也以過失相規而得疏辱者少議論相違

文字相正鮮不以謗怒終其故何也朋友道喪人自爲方不能相通人自爲志不復相成其視友之不善若秦越之不相及也彼於我何有我亦於彼何有隱其失而伺其敗是以不見可怒也惟其議論文字有過也微物情未淡者不察而誤抵其巖朴直自矢者不安而顯爭其非飾誠請對降心相從者百無一焉其餘噂沓背憎往往見告矣惟君子而後可方人惟善人而後受責世路險巇難平未必自我頓平人情欣厭難克未必以我故自克故朋友有過微諷而已不宜憤激或遠言之或微言之在彼聞之不怒已事而思知吾心之懇至則猶可改也若夫此旣峻責彼亦遂非兩心固相離矣而曉曉不已寧非損怨益仇乎至於情日以疏迹日以睽我之有善不能及於彼彼之不善無可浼於我惟以恆情罄接不至遐棄不加惡聲此但以行路相待不在倫常中矣孔子於原壤蓋友道之變聖人之權也禮者天下大防也袒括之日登木以歌又爲鄙褻之詞則防壞矣防之將壞則當治之治之不能姑且諱之以爲防猶在也愈於大亾且窮僻一老不爲名教所關故可爲之諱非惜其人不以人道待之也君子所欲正者有職位者也有名譽者也思以其說易天下者也人主待以授官

後進慕以成俗敗節踰檢以疑眾志不得不斥責之矣所當諱者隱之以存萬世之防不爲一人所當責者斥之以儆幾微之惡不爲一事孔子登木則若不聞曾子數子夏之罪向戍尤獻子之室古人處友如此也一介之士而與公卿友不可近其勢利勢利者凶德之聚也乃有失勢相依亦復不免以其未忘乎勢也勢如赭聖近斯流矣鮮能潔出矣同一相好而貧賤之好也易於見短富貴之好也易於見長同一相惡而貧賤之惡易于決絕富貴之惡尤多含茹此其故何也勢之所在低徊而苟且勢之所去徑率而直遂彼人在官之日情貌疏逃吾不以詬責而內自省警彼人去官之後情貌如故吾往往不愜于心而多所不堪以此觀之何異乎幻師之呈伎乎此雖反覆之變態猶是冷煖之常情更有險諛之徒旣相怨矣猶復親密不已鷓斯羣聚總是未忘齟齬移牀相近惟欲便於傾擠此則末路之極不可不防者也故君子獨處之日多旅遊之日少羣情靡然之際必有獨立者焉羣情激越之中必有獨間者焉羣情迫隘之處必有獨紆者焉交有二道有上下之交有儔侶之交凡屬儔侶者以求益遠損爲重凡屬上下者以忘執樂道爲重總之皆輔仁也易曰麗澤兌君子

以朋友講習言講習之益互相資養若兩澤相承灌注流通也言足聽而行足從近所畏而遠所易則有砥礪之益日進於高明而不自知也以貴致之不以賢致之其密也流于相狎其疏也至于相忘則有漸染之汙日滋其塵冥而不自知也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大德者何聞堯舜禹湯之道見忠信敬讓之行也小怨者何禮節之疏言辭之謬也今人論道不求相資敦行不求相助所責者禮節之疏所詰者言詞之謬雖欲免谷風之誚其可得乎且初既強合後亦苟絕一諂一瀆是強合也不以失義相棄而以失利相棄是苟絕也此朱穆

所以憤歎劉峻所以切責也君子爲學必尙友古人而後有益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此昔人之尙友也同時之人鄉閭不相近也會聚不可常也談說有所難盡規誨有所莫致故竭忠者少受益亦稀至於古人求諸書卷則旦夕可親也觀其議論行事則道義之天府也能自得師而非外慕也誦言在彼感觸在此無所致其怨怒無所私其取舍是非之衷折於眾論成敗之迹著于往籍入其室者無浮游之情升其堂者皆風雨之好願爲執鞭實由夷惠之風芬若椒蘭更兼薑桂之益皆曹耦所難尙友所易也是故交遊雖多大抵

經志 卷二 三
損益居半若尙友古人則有益而無損也

人道篇第四十二

聖人於人如天地生物各從其種類性情而不私焉處已爲人其心一致推之天下無不得其所者是謂道也不稱臣之美而薄其君不稱子之美而薄其父父爲子隱惡臣爲君受過以此處君父之間無不宜矣交以修好敬以全交好于我者望之不淡盡心于我不必竭其所致爲人所依必全終始不中道而棄之其有怨尤不及後嗣不柰班爵不虐幼賤要盟不致逃義曰逃以此儔伍相聚無不宜矣小之事大從舊典而不失大之事

小敬逆來者而恤其災患會而相期地主有致餼之禮聘而相過主人有野餽之儀其有譴責尊大國而罪已不爲屈也以此慎四隣之交蔑不宜矣昔貴今賤者以疇昔之禮待之雖升沈有異弗損於往日尊已之尊亦通諸他人而尊其尊其親我也喪之其威我也抑之非其故舊則隆殺以遠以此處物我之際蔑不宜矣不臣禹公而臣其子孫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公庭之士飲射讀法之事可以賓禮自居否則必從臣民之後以此合州閭之聚歷有司之庭無不宜矣夫禮也者順也禮也者稱也順則人情不失稱則物理無愆故君子於

權貴相接以禮而已禮之所在往來酬酢必稱其施問
遺贈好必正其名語默應對必恭以弔必誠以平罄折
委蛇所以協人之情容貌采章所以自成其光在人者
協其情在己者成其光遠而不疏近而不狎不拒而絕
不撓而折則彼此皆有禮矣世俗之士謂權貴之前不
可抗迹陵也不可等夷施也寧絀勿伸寧俛勿仰常恐
一失其意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人害於是厭尊毀列
以免人世之害嗚呼自處積輕之勢猥以積重予人又
焉知禍福之所底乎夫上下之交自古有之不自我始
也禮之所在相與世守亦不自我始也無所欣羨於其
人而後可抗迹於其人若尙有所欣羨迹未可抗也所
操以自律者過乎世俗之所其尊而後能忘世俗之所
尊若未有以相過雖矯情相忘未能忘者在也禮者
公共之器人已所取則也越於禮以責人必有難厭之
欲以隨其後至於難厭卽不得以無禮責人矣越于禮
以奉人必有難供之物以爲之終至於難供卽不得以
有禮事人矣人已之間不惟居心宜平抑且道本不遠
故施於人者卽可律身行於己者卽可訓俗責己過深
待人以恕視己與人猶有間也處己以謙成人以倨是
謂人之多僞不可誠行也以己不審禮不式義而謂人

皆然是以己之不潔浼人潔也君子貴道之平不貴責
己淡也貴道之誠不貴謙己而倨人汙己而浼人也蓋
以富貴驕人者天質最卑者也所以待之固甚易也彼
倚勢相嚇此洩然其若忘也彼盛氣相陵此悠然其不
怪也彼猶稍有人心焉雖不樂其相校也必恥其相忘
也蓋校者有物以相觸忘者若無人在側也求其所以
爲人者而不得然後不見其可撻者而校之苟忘之而
不恥又何必校之以相當乎凡禮所不至而驕人者適
自表其無禮不足以病人必有一日焉爲禮而屈始知
向者之驕爲甚妄也有道之士心無好惡故所存之心
莫非大中情無淫溢故所發之情莫非太和中和盈于
中而發於外常欲勸人爲善望人改過其勸善也止于
足以勸之而已其改過也止于能改而已非求逞于其
人也是以在醜不爭於人有益不惟無怨於天下且能
使天下多賢蓋聖賢者心之分量也道之體幹也不以
聖賢誨人未嘗盡我之心故不足入人心不以聖賢期
人人類相與之道未盡卽在我自期之道未盡也與人
交相治必先盡己之誠而後可盡人之能以人受治于
我不啻愛惜其所善尤必愛惜其所未善或卽其自責
而責之或卽其可責而責之或卽其自異而異之或卽

其自恕而恕之或卽其自更而更之有累而後進者有一舉不待再者累而後進欲守道之篤也一舉不待再欲從善之勇也以禮義裁成天下不以禮義鑄削天下如赤子學步長者必爲之提攜孫子與路人無以異也氣質之偏習俗之汙能誘掖者誘掖之能含容者含容之交道將絕不必惡聲相加怨仇相對不必操刃相向君子恥人道未安不恥我志未遂也悅其人而相親其終必至於爭簡於禮而常接其終必至於怨惟褻可以納侮惟禮可以防褻惟疏可以遠累惟敬可以文疏故君子相接以禮其相悅也亦謂其能行禮也亂人不可

近也貪人不可近也佞人不可近也受亂人者必將有亂受貪人者必將我貪受佞人者必責我以佞過此以往無不可親愛之人矣若夫怨仇之事君子宜明其義焉夫天地萬物無不歸於盡者言念及此人世仇怨反覆莫不如東風之解凍矣故凡無益之忿貴在能忘有爲之忿貴在能忍無益而忘之非求寬大之名也有爲而忍之非昧戴天之恥也無益而不能忘有爲而不能忍快意當前不思卞急之非與人共事獨費傷心之怨矧弋滿前而不避蹊隧被野而狂觸旣失並生之情又不終臣子之義君子奚取哉蓋怨可平也亦可構也平

則速訖構則不知所終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急公而能平者也敵惠敵怨不及後嗣慕義而能平者也惟公則能忘私惟知則能畏義明則彼此相信恕則彼此相諒禮則守尊卑上下之品節義則審時勢順逆之宜適六者平怨之要務也故曰賢者敬而無失不賢者損怨益仇惟賢者能致不賢非不賢能致賢也相與親比非一人之願亦非一家之福是以倡和禮均不必曰誰爲發端誰爲從命猶有低昂之迹彼此禮均泯然無迹無不平之憾矣德不及人者自度其德而先退力不如人者自度其力而先退屬在親故者無失其親故而先退蓋強弱小大之形親疏隆殺之辨亦天所定自知不能違天卽無嫌降處卑弱也爲人君者勃鞞頭須之憾猶之可忘爲人臣者子儀朝恩之隙猶可不校蓋所惡有甚於怨所全有甚於修怨者雖欲不如是不可也

出處篇第四十三

人之生也自桑弧蓬矢以及入學鼓篋父母之心皆欲爲世用也俊造之士旣不以力作事上卽當效其智能許時主以驅馳蓋君臣之義無所逃而然然而有德無時并潔不免行惻有時無德世胄尙淪抱關強與相競未見其可君子之爲學也潛而未見則以勿用爲德躍

而將飛則以及時爲義鴻漸吉而歸妹凶考槃樂而小
明悔故有內外隱顯之道焉且見幾而作幾非能迫人
也成器而動器非能善動也古之君子起畎畝而親見
策草廬而馳驅釋版築而霖雨杖馬箠而竹帛此出處
之正記功宗於元祀者也太公避紂從周陳平去楚歸
漢張良棄景駒而從沛馮異獲巾車而翼光此去就之
正披荆榛而善擇者也伊尹告歸君爽求去子房辟穀
鄴侯還山功在斯人身返林壑出處語默兼盡所宜可
謂旣聞其語又見其人矣揚雄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
者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者凶故夷齊立節而聞

聞百世四皓定儲而返駕千里子真不詘王鳳仲元見
重李疆薛方貞而不諒蔣詡好避不汗若此人乎皆足
激貪厲俗崇身抗志君子所貴也然而傷廢棄者輒舉
義於孟荀談遇合者方引類於范蔡晉之烈士羞行乞
而憎自致是以餓於鬻桑趙之相君敦故舊而恤窮交
不難捐其侯印由此觀之亦安知人情之所嚮哉總之
治世之君以卿相之位驅策賢德故以見用爲美及物
爲功有井收勿幕之義以山林之樂優崇高尙故臣行
其志主有嘉名亦蒹葭白露之旨由此觀之道德雖富
學問雖深情志雖芳明哲雖優仍以天道與君德爲本

夫有德者己也進之退之者君也成其功遂其志者天也三者參合然後去就道明出處義全也君子之仕也德施者也及物者也道濟者也下賢者也敬慎者也守正待時者也不私所從者也益上之譽損下之憂者也君子之處也能自修治者也能樂艱貞者也不犯難行者也以寬居中者也德盛而能靜修正而立命著是而去非使三才五常皆得其所者也其商權進退之間也自處甚高待人甚卑非中正也自處甚狹待人甚嚴非中正也自處太高見幾苦不明決絕物已甚用意苦不忠厚君子守身有定法體道有大權行權者生物之仁守身者自克之勇也箕子陳道則可爲臣則不可子思爲臣則受爲友則不受苟鹵莽而處猶鹵莽而出也方其處也居巖谷而志五都處隱約而馳赫奕矯情自異不能安卑賤希通慕大鄙夷無能之稱迨其出也不以義合鄙超自託於幕下日暮途窮主父自放於倒行急急求進南宮不違於載寶皆有媿於君子也君子之爲學也無虛浮而不適用者無襲取而不慊心者身之所往必以道隨道不可離身也道之旣屈必以身隨身不可離道也不爲時勢所激而失其常不以道義旣優而犯其難積義爲富非直堪其事也且以勵其操納溝爲

恥不惟自任之重而道德既優亦足廣其才也不以立
談取卿相爲榮而以伐檀不素飧爲義不以白璧十乘
錦繡千純爲富而以鳳之高岡鴻之平柯爲安不樂夫
拱璧之迎而樂夫見善而行聞義而勸若是者何也所
以行道也用者道之通也舍者道之窮也有道順命無
道衡命不使命之亨屯操我之進退君子有一定之進
退非天所能奪也况君相之權力乎且勢位者傳舍也
居之者掃除也往事者筮龜墨食也歌於斯哭於斯或
以繁昌或以危軛則存乎其人矣子產初欲殺而後誰
嗣初之欲殺可以見高位難居後之誰嗣可以見居位

有道譬諸水火焚溺之中欲起而救之無所操持而往
欲何爲乎有所操持棄之而往欲何爲乎直己守道是
所操也枉道失己是棄其所操也既棄所操則身爲虛
器區區祿位寧足恃乎昭明日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
害也世之盛也萬物與聖賢並通及其衰也雖欲不棄
去不可得也遯之六二中正之德也執用黃牛似乎偏
於退之一途而不能變通然時當隱退則變通者非中
而固執者爲中也古之賢者功成身退至於人主不舍
寫象以思雖主眷未衰而其人已遠矣同榻共臥固請
還山雖身居闕下而心已遐矣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其

所持之禮也然而將去之頃從容不迫君臣之義藹然
進退之際泯而無迹視其人則離世絕俗觀其心則寬
裕自得有時樂物之通皆以保己之固也易曰觀我生
進退劉向一生不能得之於人李廣一生不能得之於
天以此自觀則可以決進退矣君子觀天地之化而識
陰陽之消長知貴賤之迹逝而不可留榮辱相隨俯仰
相易如朝趨朝市及暮而散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吾身
以內所爲長且久者不在乎名位過人也是以安於貧
賤安於淡泊安於固陋與天地爲盈虛而無所凝滯也
與陰陽爲消長而無所宿留也故曰有鳥有鳥則飛於

天有魚有魚則潛於淵天者眾所共見也淵者眾所不
見也而同謂之藏者物各止於其所而天下莫得識之
知道者之默默亦猶是也彼希世求用隨踵而跂者非
傷於褊急而不宏則淪於汙賤而可恥剛果自遂必喪
不訾之身委蛇從俗必移不拔之志先幾之哲未超然
事外克亂之才復懵然事中爲學雖久而出處語默尙
無定見可恃一旦因事感發勃然欲起見有翹車之招
倘恍不自持矣卽堅守不出亦不過欲標泉石之名意
在名耳非能與君子絜情志也且末世而有盛名機之
至危者也當途之人或伐賢以立威或倚賢以自重伐

賢者擇蘭蕙而摧之倚賢者點白璧而汗之君子未嘗與世爲仇也而名之所在嘗與身爲仇鹿生於山命懸於厨君子生於隱遠繫於樊籠豈不甚可畏乎古人生於亂世亦有相招爲祿仕者由敖由房之詩聖人猶有取焉夫賢者而爲伶官不恭甚矣然謹持其所執之器與同事之人趨蹌喜樂於其間輕世肆志之意不敢幾微見於外則聖賢之徒也若慷慨不行其道故以輕世肆志寄其不可一世若此人者淺之乎爲丈夫也君子奚取焉君子之隱也隱其德也收斂退藏視之渺然小也其小也所以混於眾人之中不使物色及之也志存

乎千仞之上則廓然大矣大者天之道也君子得全於天是以能成其大也語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夫辟世則無以託身辟地亦難於將家惟辟色辟言可庶幾焉辟色者不欲接見當路之人也辟言者不敢議論當時之事也段干鑿坏而遁雲卿中宵而逸此辟色之義也徐幹託古人以見意阮籍訪時事而皆醉此辟言之義也釋其上而居其次亦辟藏之義也君子道德既具而後可言命之窮通故窮通之感自孔孟而外不可概存於心當自顧爲何如人苟其人有益於世而或爲蔽匿或爲棄置然後可形諸文字若屈

賈是也人則里巷之人技則錐刀之技窮乃固然通則
 僥倖雖有挫折第可自慨於私家不可嘵嘵鳴詫也且
 君子用世如元氣生物至一無迹雖功在天下而其用
 自藏出而匡亂如以陽克陰以水救火皆逆操而濟順
 者也故時當晦昧其用更彰聖賢之隱顯不以升沈論
 也彼嘵嘵鳴詫豈能與於此乎

釋志卷十一終

釋志卷十二

竟陵石莊胡承諾謨

取與篇第四十四

辭受取與之道通乎上下貫乎小大天子不言有無諸
 侯不言利害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察雞豚
 豕宰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士不服商賈卑者之物不
 可以瀆尊上苟踰此道人皆賤之所謂通乎上下也大
 者山川土田附庸其次宮室車馬其次冕服彝器衣裳
 劍佩其次金玉玩好其次粟米布帛最少者觴酒豆肉
 出此入彼皆有辨別有是非有界限所謂貫乎小大也

凡貨利當前率情而自許者未必當於義也深察而自疑則義之所在也有所不取爲廉分而施之爲義蒙袂輯履不受嗟來之食是自處以廉而絕人以義非所辭而辭者也爲窮乏德我而委曲以副其意非誠心與直道也非所與而與者也與人爲亂昭其賂器以示人春秋書曰取郟大鼎於宋納於太廟逆王命而助不順接我以利而我入之春秋書曰齊人來歸衛寶叛臣竊君邑求食而寵以備禮春秋書曰盜傳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非所受而受者也諸侯時獻天子天子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賄求車求金又求彝器是天子之失禮也汶

陽之田魯舊疆也恃大國之力而復取之雖曰故物與取非其有同惡非所取而取者也辭受取與之義廢天下無善治生人無完行何也先王尊卑上下必有等威服食器用必從主人親疏厚薄必依倫次往來報答必求宜稱國法禁拾遺惡民以無分得也侈心一動百慮皆作各以勢力相脅持機械相鉤致廉恥道喪亂獄滋豐至於不可勝誅則爲上者亦遷就其法以從一時之宜陵夷旣久人心日肆至於保邪廢正竊取其土地人民并與仁義聖智之名而竊之其黷貨之微者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席盟主之威假羽毛弗歸求一裘

一佩一馬而辱兩國之君受叛於外盜作於內皆以禍其國敗其軍蝕其名義亂其法度何善治之有哉民間化之亦皆爭利棄義樂禍輕怨嗇施好奪苟以私己爲心不知是非遂至親戚之恩薄朋友之道喪男女之時失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一身之中一家之內所以自利者誣上行私不知其所終也故鄙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陷矣絕故舊矣父子別籍異財矣所謂亂世之君子不改其度者蓋千百之中未嘗見十一焉何完行之有哉凡貨財之用有三一爲賦稅二爲禮儀三爲衣食過此以往皆朽蠹也武王遷鼎義士猶或

非之孔子孟子區區於取與之間周詳委曲以開道後人蓋富者幅也如布帛之有幅也幅不可越越幅則患生君子惟其幅也故兢兢裁其有餘小人不爲之幅故悵悵日憂不足天地爲道常損有餘以補不足人事相接常斂不足以奉有餘於此莫爲之幅必有狂嗷嗷之食墮冥冥之節者矣夫錙銖之費積於無用則爲狼籍散於有用則爲道義附益於有餘則爲棄於地也補助於不足則爲平其施也吾嘗試之矣春潦夏霖渠鄽皆滿無所受之不得不溢爲決潰多藏而無可受其散去亦猶渠鄽之決潰也未幾旱暵因之流金爍石草焚土

枯愚者悼喪悔向時所餘不能留之以至於後然當其未決之時不知留於何所且卽此焚燼之時苟可餬口何必故物昔人有云縱我不得他人何傷此書傳所傳誦也夫貨財者天地流通氣也聚於一家使氣不流通不可謂仁聚於一家必有意外之患聚於一處必有不測之憂攘之使聚以徼其憂不可謂智且物性必貪而妖邪之物尤甚故利之所在妖必隨之不幸而聚其利因觸其妖觸其妖則必逢其禍矣石崇之家炊飯爲螺豈非妖乎齊將求金而閔王不與臨淄旣破五國入齊而爭其金豈非禍乎凡貨賄通行之世未有遂已者也

必大爲殺戮大爲翻覆使民間蕩然颯然蕭條萬里豈惟貨財無所自出卽生人之類僅存無幾而後貪心始息民志始定君子觀其始事憂其終必至此也或曰羅而致之將以快一時也過此以往雖復失之亦不吝惜不亦可乎曰悔而散之則可失於檢察而忽焉以散是以盜易盜也焉可謂積而能散耶夫非所與而與謂之亾非所取而取謂之盜亾之與盜其爲不義一也且鹿臺鉅橋武王雖欲不散積之旣久必有散之者乃天地自然之理子孫不能守與其身不能有焉置是非於其間耶縱觀環堵之室蕭然枵然無一物可散者是真能

散積聚者也魏獻子聞屬厭之說而辭梗陽之賂今人貨財當前能以屬厭爲心終其身無貪冒之病矣遇故人饑寒自當有所脫贈不必問其何如人也然有施之不報者有施之卽報者有薄施而厚報者總不必置胸中一置胸中則市井之行矣然施與之際亦難言矣慷慨好義自謂輕財賢者必不受嗟來之食所欲受者皆鬻賣指使之流猶棄諸糞土也故輕財好施只可爲諸隱微之地若古人清畏人知可也噉然號召於人矚然督責於世皆惡德也以己所餘形人不足亦市心也故爲殷勤實無損己之心尤憮人之肺腸也所施之人亦當以不可辭受之有可受之義不必辭也無其義而昭我以利是使我棄義也徇我以欲是使我敗禮也我所當惡也不知惡而好之君子不爲也君子不樂受人之惠非直惡傷廉也畏其有德色也畏其有市心也畏其適與窮乏會而無以報也有德色則不堪有市心則難厭施而無報則非禮也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而不報不可也報而厭苦之亦不可也求其報施適當彼此兩快者不亦難乎君子畏之是以卻之于其始若夫尊者有求於下下之人猶在可從可違之間必其求不以道拒之有辭者也不可以使人也

慎動篇第四十五

君子曰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有正亦有邪有禍亦有福然而眾正所積福無不及眾邪所該禍無不逮欲遠禍而膺福非趨利避害也在乎居正去邪已爾全身遠害之道緘口一也孫言二也戰兢三也知幾四也遠慮五也謹威儀六也教子孫七也努力自修無忝前人八也容不肖九也有才不用十也言有招禍行有招辱之道專利一也殺善人二也僭侈不安其位三也專行無上四也不臣五也剛而多犯華而不實六也克己不能如禮而責人以正義七也與細人爲怨八也不蚤辟害後雖悔而無及九也身處困危爲惡不已十也文中子生於亂世其言居身甚詳大指不好名不好動不多事不多言樂聞過知愧畏寧宅平無爲勿處險運奇也樂賢者而哀不賢也善于諷諭使言之無罪聞之足戒也天地之間凡有知識之物微若禽獸以饑餓死者百無一焉接踵而死皆貪餌者也道路之間死乞丐無門者少死懷璧越鄉者多封狐文豹之災人皆有之申侯專利不厭聽怨人之誑而美城其賜邑雖殺非其罪君子以爲理之必然不在乎事之是非也物聚於所好故慶封致富不難利旁有

倚刀故慶封殺身不免石崇家富於財不得不結納權戚以求免一時迨其翻覆不可救藥陽處父剛而多犯華而鮮實與之處者知其不免而速去之王磐廢姓之裔不屏居自守而遊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伏波將軍爲之寒心故欲遠害者必遠利欲安身者必安道也人之生世莫不有忿鬪之情鬪怒之勢賢愚恩怨計較甚明者其終至于不能自勝所值莫非危途義理不如人時勢不如人強與爭其低昂其終至於必不可爭而爲眾鏑所潛擬矣世亂讒勝民多邪辟君子苟可容身不必責人無禮大小强弱之次亦天所淆故飾城

而請罪古人以爲禮强大不知自戢弱小起而逆施皆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謝共詣郗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若夫忍柔曼之欲則可甘澹泊而有終身之樂忍剛直之性則可容不肖而不兆天下之憂虎豹蛇蝎於人未嘗卽肆噬搏未嘗卽肆毒螫初之見人皆卻避焉或不卽避毆之亦避焉不幸不及避然後噬螫之害始及於人而網罟刺剗之患亦不免於其身此人所不願也亦豈物之情乎至於盤中之蠅非有害人之能人亦非甚疾之然而毆之不去縱之復來至於厭惡之極鮮不糜其軀蛾之赴燭依於

其皎婉轉而不釋再四旋繞以墮於脂膏爲期故有所慕而欲啜其汁則爲嗜膚之蠅有所附而欲依其光則爲赴燭之蛾凡天下之嗜人者與附人者其翻覆之際皆足殺身而已矣君子明哲保身不貴懵懵之福憧憧之活也持身不可變姑孫言以辟禍禍至不可逃盍先去以明幾小宛之卒章旣溫恭矣猶懷危墮之懼旣小心矣猶有隕墜之憂防患若此患何自至哉患之所乘有起于纖微者有得於出反者人我之間最恐有隙隙旣開矣必決裂而竟其際愛憎之端最恐有跡跡旣存矣稍指擿焉必成其構塗其隙削其跡則在乎能忘矣

夫愛憎所在根株未去萌蘖必生澹而忘之所以削其株掘其根也觀今日所以苦人卽他日所以苦我雖有爲惡之心不敢遂矣人已怒矣勿更激之雖有必逞之志亦稍殺焉古之君子柔巽於暴俗所以保天命也魯仲連遊心物外顏觸自娛璞中陳寔獨弔張讓荀爽貽書李膺庾炳翰忠王室江湛免難二公羅網雖張吾之坦途自如不亦善乎人之居世不可有名不可無望名者我所求也望者眾所嚮也有權力者敢害人之有名不敢忽人之所望故見忘於人者可以遁身見重於人者可以保身櫟社無用於世而求美蔭者爭託焉鵠的

示人以難而操弓矢者爭射焉孝章有九牧之歎李邕
懷二劔之鋒其已事可觀也且防身之道巧詐不如拙
誠劉向所記放麇啜羹之事范史所稱有餘見疑不足
取信者亦足觀省矣凡喪家凶身未有不以驕恣者也
驕恣者人所怨怒也人含盛怒極怨而其耳弗聞其心
弗慮則其受禍有深而不可測者彼之恣驕此所禱祀
而求也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分矣慎動之行有四觀
損益之理善剛柔之用明禍福之倚伏守敬戒之要道
是也高者有崩道也下者有壞道也雷有時而乘乾虹
有時而侵日萬雉之城中天之臺可以爲墟抗志氣肆

身體矣一日劫戮困餓伏死牆壁擁妖冶秦笙竽沈湎
日夜矣轉盼爲人臣僕三后之姓於今爲庶十千十二
支相配而有孤虛宮成則缺隅衣成則缺衽爲夏屋者
不成三瓦而居之損於前者必益於後損于身者必益
于世損於人者必益於天損其所有必益其所無此損
益之理也兩剛相剮也兩柔相避也木之仁也禽鳥依
之土之搏也稼穡殖之莫銳於金而鍛鍊相尋莫固於
石而鑿削相加拂吾意而色見於面此甚易也怒加於
人而欲其相忘也不亦難乎方其怒也如水之湍激不
可禦也迨其已發如挽東逝之波而浩嘆無策也方其

怒也如矢之既發不容不發也迨其悔也如質的之既破而不可復完也以強陵弱雖不義猶或有成然以不義與強而幸勝者必恣爲不義而不知止雖強不能遽亾而不義足以速亾也此剛柔之用也境外之功已成而操文法者方始輪奐始就鬼神之瞰方興枕簟之安而妖夢之作燕飲之樂也而亂籩豆喪威儀匪直儕偶相構蓋亦君臣爲虐總之樂往哀來勢尊禍速所甚欲者期之而不至所不欲者不期而見及故政由甯氏已卜九世之災芒刺在背皆懷曲突之謀此禍福之相倚也片言可釋積忿不已吾心先不平也睚眦之害相仇無日吾必欲求勝也怨之相報也莫知誰爲主客事之相因也不知誰爲初終人情皆危已不獨安人情皆懼已不常泰人情已危決不以危而甘自斃也況其已懼決不以懼而戢其害之之心也但處其上卽思抗之但據其前卽思蹶之仁人處此其心廣大寬平其言溫厚恬愉其容整齊和穆才不足勝人而量可勝人智不足庇身而識可庇身行階危者尙慮飄瓦奔車之上必無仲尼此敬戒之要道也聖賢憂天下之亂而人類胥盡故凡爲亂之事怙亂之情旣亂之象將亂之幾與夫造亂之故弭亂之策處亂之方救亂之道莫不備舉示人

何言乎其事也觀其在位則使人不以道用人不量力
政事皆亢厲而人心不恆號令皆鴟張而民生不靜閭
里之間不必舊有仇怨而戕賊必致若虎豹蛇蝎不可
以理喻也朋友之道廢故讒譖日聞上下之義盡乖而
訛言競起隱暗垢汙之行徧乎民間而法令不及討此
爲亂之事也何言乎其情也亂世之人其心塊然與血
肉土石同爲一物恩愛不知恤道義不知尊悻然嗜利
趨死而無所避世已亂矣不知其可憂不知憂亂則所
行莫不造亂君子憂之顧諟讓之甚且中傷之此怙亂
之情也何言乎其象也其象不忍見也始之以煩苦繼

之以蕭索終之以愁慘煩苦之時民力不堪然上所徵
求其力尙可供也蕭索之時雖欲供之不得矣凋殘之
感或見諸呼籲或見諸嗟怨至于愁慘則生理俱盡不
復知事有是非身有利害引領待斃而已矣且車馬旌
旗苦不靜也蕩析離居苦無所也戍徭行役苦不息也
荷校株送苦不絕也此亂世之象也何言乎其幾也盡
一世之士言不合道謀無經遠又且百物凋耗禾布於
地民不得食勤於食者人鮮一飽處衰絰而笑樂棄職
業而敖蕩閭里諍愬不問是非物價重輕不論美惡不
獨大事足致禍亂卽小事亦足致禍亂也此亂世之幾

也聖人有憂之故示以致亂之故以爲天之命人無有不善惟人自棄其性天心亦不救焉孔壬成羣無不以皇父師尹爲囊橐褒豔女謁爲奧主此致亂之故也避言避色無咄無聰以混處於隴畝求容於雉羅不幸所行違正一念悔悟萬善從此生焉如夜氣旣復可爲生之本是處亂之方也民之有憂軫而恤之士之有德爵而使之擇大賢以爲政非道德之士不用也所行皆導人爲善不惑其心志使陷於惡此弭亂之策也上觀天心而承之以敬一言一動常若天命在側一出一入皆有天監相隨以此自盡卽以此誨人但使莫不信從

卽挽回氣運之機而貞下起元碩果復生在此時已此救亂之道也昔之賢者以壺飧之德及道路之士以男女之私貸其從史所施不過一人尙獲報於眾人中況一世盡受其賜乎故曰德無小而不報怨無往而不來君子樹德除怨惠利兼覆則可行於天下矣亦救亂之道也道路之險聖愚所共也順逆二境亦聖愚所共也處險而濟化逆爲順則存乎人矣晉文公趙襄子善於出險矣猶未得其道也必也處危難不失其正故能感人心於和平周公有焉因恐懼而有法則雖戎疾而益光大文王有焉厚下安宅以相從於憂危之中公劉太

王有焉此皆非趨避小智也所以應變者得其道也

庸行篇第四十六

聖賢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凡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謂之六禮貌言視聽思謂之五事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謂之八政道者本也六禮八政五事其事也本固不可不修事亦不可不講習各得所宜斯謂之道矣君子之相接必可畏也必可愛也必可則也必可象也端正廉隅不爲傾側所以爲可畏平易近人人必歸之所以爲可愛輯柔存乎外省愆存乎內所以爲可則行者有其可止止者有其可行行止不失則

動無不善喜者有其可怒怒者有其可喜喜怒哀不失則色無不善語者有其可默默者有其可語語默不失則言無不善所以爲可象天下無遑遽之大儒無敲斜之端士折旋中則必不爲偷薄劔佩在身必不爲媠媠穆穆皇皇臨下之容也雍雍肅肅事上之容也濟濟漆漆祭祀之容也端謹信實鄉黨之容也詳審安舒發揚明盛會朝之容也果毅嚴肅勃然充滿軍旅之容也愉色婉容戲而不歎事親之容也和厚易直節制遜讓交接之容也敦厚凝重步履之容也挺直弁速道路之容也從容條達溫厲有度言語之容也峩冠正襟燕坐之容

也羸憊幽思衰經之容也舒泰和悅容之常也震悚莊
栗容之變也父兄之容寬大子弟之容謹栗尊長溫然
欲就卑幼斂然欲緇周官曰保氏教以六儀詩曰朋友
攸攝攝以威儀蓋君卿大夫之子則設官教之里巷之
間朋友相正而已君子容必稱其服言必稱其容德必
實其言行必實其德不稱其服詩人維鷓之譏也不稱
其容叔孫茅鷓之諷也不實其言周子虛車之喻也不
實其德易卦輔頰之感也容貌之愆二或失諸伉或失
諸卑伉者悖亂之象卑者衰替之徵也哀樂之失二或
爽其節或悖其理可憂之事而居之以爲樂可樂之事
而憚之如有憂是謂悖理悖理者喪志也喜樂之情見
于拂意之時拂意之情見于喜樂之時是謂爽節爽節
者兆憂也筋骸無檢束則形體散亂不整欠伸跛倚皆
散亂之狀也形氣散亂則志意乖張不定畔援歆羨皆
乖張之事也側聽者心之邪也謾聽者心之馳也志偷
者魄不壯也其衰甚於行偷志倦者氣不守也其病甚
于形倦聖人敬有餘敬哀有餘哀中心之誠也此容貌
之則也先王法服其義有四檢束身心一也表章威儀
二也辨正尊卑三也象其道德四也又施以結繪聲以
佩玉章以褻襲文物以紀之聲名以揚之規矩以擬之

權衡以稱之端莊者不卽鄙褻寬博者不便趨促古道
爲志者不與流俗同行法度文身者不與市井同好容
非服不表著服非容不宜稱皆以存君子之心必不爲
庶人之行懷細人之志也惰游失業之士鄉里屏棄之
人則別異其服使知愧恥蓋樂放縱惡拘檢人之性也
若盡弛檢身之具而益其放其形放其心與之然必有
燕喪廉隅淫佚神志者故人室不冠則不見正士與正
人君子相接不可不服其本服尊長之前不當辭禮服
臨乎臣民不二其服新造之制詭麗之組不可服也其
燕居也德不盛者不可盡其美色之尤者不可破其身

世未太康不宜爲極盛之服以禮物身必不爲燕惰之
服可以錦尙綱不可以帛裏布皆衣服之則也易之有
頤所以明養也頤之爲義求養於人者皆凶養人者皆
吉居動體皆凶居止體皆吉然則以道養人不私其恩
膏以靜自處不動於脂澤斯養正之義也故所養之人
不可不賢雞鳴狗盜則非賢矣養之道不可不正豕
交獸畜則不正矣所養之物不可不擇饗養無厭則不
擇矣所養之等不可不辨靡衣玉食通乎上下則不辨
矣推而廣之命令政教平而無傷亦養人之道貨財資
用普而無積亦自養之道也若乃物產當前不顧其安

但取甘美嗜好物誘於外情動於中不能持之以禮過從貶損與細民共胼胝極其侈僭與王侯競赫奕賢者不厭藜藿而霑玉斝於朱門拾殘瀋於侯鯖公卿雖曰下士而權輿不逮其初白駒興刺於終皆失養道者也古人燕飲之樂始於烝衍鬼神賓養耆老親敦宗族觀省威儀習學禮樂取其和暢不取豐盈儉而且和天下焉有不治哉否則縱耳目之欲極物采之觀相競以文相尚以僞人心從此壞矣陳饋八簋古人以爲盛饌今以此餉客客必不悅主人亦慚其不腆尋常燕好率用十有餘器是用古者公侯之豆數也先王事事隄防人心兔首瓠葉三致意焉不特此也又制官刑以儆之首禁燕樂次及貨財而後謹賢不肖之辨蓋燕樂不禁必至黷於貨賄貨賄不禁必不能澄清流品是以先王謹之至於鄉曲之飲尤易愆容止迷晝夜諺曰酒入舌出良可怍也必也會聚有節終事能敬去號呶惡習求溫克懿範日晡而卽事燭跋而請退朝貴相聚有酒則飲之有公事則議之勿爲戲謔勿爲觴政不使檀卿起舞觸次公之狂蘇相微誚中宏肇之隱也謹酒之義見於詩書丁寧告戒以爲非小德也此厥不聽必非小失也矯情以防其過守禮以制其心省愆以救其失積理以

定其天而後爲酒德此飲食之則也事長之禮不可以
勞勤之事強之不可以不急之務煩之不可以浮華之
業溷之不可以勝負之迹較之不可以技藝之末齒之
雖己之才能可喜而當長者之前不可誇示以爲聲譽
也當揖者揖當拜者拜坐起旋辟皆有法度不可爲非
禮之謙恭俗態之逡巡非公事而用狀牒非職業而勤
請問煩長者對答與磬折皆非禮也魯之爲俗少長有
禮道路之間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老者亦受而不辭
俗旣澆薄長老不自安與卑幼相讓斷斷爭辭故曰魯
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故少者之禮長者不必過
辭惟薄俗則必辭之梁松之事可鑑也侍君子者知慮
昏濁欲進於高明胷次窒礙欲游於宣通才調樸鄙欲
資以敏給術學頗類欲造於純粹舉事僨敗欲底於克
成亦在乎聽其論議觀其行事象其禮儀法其志趨而
已矣放言不戢者無德以實之也匿情不泄者無德以
將之也邈然厭聽而語不可了作色相喻辨說不休無
德以自重也對答不辭讓論說傲其儕偶無德以自持
也以己之膚說錯雜長者之言長者竭其誠款而不能
信無德以受之也如此者雖日遊君子之側所得亦無
幾矣此侍尊長之道也居處之道以安土爲樂以卜隣

爲美作室者不取華靡美在堅固居室者不求歡娛
在長久先世之宅不可改易仁厚之里不可他徙未築
室而先爲藩牆先爲樹植未成寢室而先爲門庭道路
常苦不克落成桑道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蓋木蕃
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也爲君子者尤不可無德而大其
居亦不可有令聞而美其室無德而豐屋伯廖所以危
曼滿也有令聞而美室向戍所以箴孟獻也蓋奉身之
具眾所共瞰者莫過於屋故豐之上六以爲極盛之戒
此居處之道也所貴卜隣者無易乎呂氏之約矣凡修
身正家治生勤職之事舉以相勸凡無益之好浮僞之
行鬪訟之習比匪之黨舉以相戒又爲之明輩行謹造
請修燕好釐贈遺使冠服有辨道路有儀疏數有宜報
施有節至于水火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貧乏冤抑之事
必相救助此居鄉之道也饋遺之物易得則不貴難得
則不繼儀不及物則不享操之失其儀將之失其辭則
不文受盛禮而有意容執重器而有慢心則不度人不
我與而強求之則不義也物繁重而以約舉之所獻者
尊貴則以婉致之卑者之物不敢瀆尊上也貴者之物
不可瀆高賢也往來酬贈損己而已非爲彼貨利也故
不以己所賤者遺人不以人所乏者利人皆以殊乎市

并之心也卑者遠來主人雖不在芻米之饋亦當不乏
敵者相過主人有致餼之禮受饋必審其故有可受之
名不必辭其實求索之風何以折之辭之以禮而已矣
春秋之時有以官長之命貿取民間小物而主人拒絕
客亦謝過其事皆可法也此饋遺之辨也名者生而有
別之稱人之有名父所命也父沒之後名不可更臣雖
欲更君不當聽君欲更之是爲奪人親所名爲失禮也
袁愍孫居班次之首不得不更無嫌而易名不可也然
君世子之名則必避之雖古法有不嫌同名之說不可
行於今也父母之前子相名也雖弟亦名其兄君之前
臣相名也雖子亦名其父父之于子命之以名所以教
義其不義者不可命也義之所在行之卽爲禮凡天下
有禮者皆以行義也有義有禮可以治國可以隆家反
易禮義則害家凶國之徵兆見矣平正司法者莫過於
天養物均調者莫過於地故屈原名平以法天字原以
法地是有義有禮也晉穆侯命子使人稱道不順不可
以行禮施于政事而民聽生亂是無義無禮也古者名
以正體字以表德君父之前相名朋友之前相字貶責
書名斥所重也衰厚顯字避所諱也應字而名謂之貶
應名而字謂之衰宰叅書名所以貶也儀父書字所以

褒也功勳之臣俱以字氏其家孔父有死難之勳嗣君
卽其字爲諡以旌異之由此觀之命字豈可無義耶諱
名之禮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庶人父母蚤死不聞
父之諱其祖無可奈何有廟以祀祖考有故老以訪問
則必諱也諱多則難避高祖以上親盡不諱有事於高
祖不諱曾祖以下禮曰大功小功不諱則朞親之諱可
知韓愈作諱辨證嫌名不諱也春秋譏二名爲其難避
也一字爲名言簡易避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故
二名不偏諱祖父之字不諱故古公宣父見於周公之
詩儀禮饋食祝詞有皇祖伯某甫之文又其據也古者
入國問禁入境問俗入門問諱私家之諱惟不避於公
朝故宋人有以私諱觸長官之怒者論者不以爲非禮
范獻子有失禮問名之事深以自尤今士大夫間不行
此禮語言文字輒有所犯恬不知怪甚失鄉黨之誼且
貽固陋之譏奈何曾不講求也此名字之義也與人言
者當知避其先世之惡子孫有所言於人亦當諱其祖
父之惡故華耦失言傳曰魯人以其爲敏明君子所不與
也兒時所好卽異日所長賢知之士所成之德業也棄
好種植他日遂爲農師管輅喜視天文異時卒以此見
長故教童子者必以誠朴方正曲禮甚詳其事所謂蒙

以養正也待僕妾之道不可狎昵亦不可殘忍明太祖謂馮勝曰自後役人俾得從容足衣食無窘迫自然効力陶靖節曰彼亦人子也宜善待之此待僕妾之道也田佃之家古人必以禮遇之甫田一詩備述上下相親之事蓋農而曰勸不可怒也故詩曰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此待佃客之道也先王待人無不溫厚和平蓋以天地之間皆勞苦以相生也我之晏安有爲之拮据者彼不拮据則我不得晏安故體道者不敢以己所不欲加物不敢以物所不欲奉己也此皆庸行之大端也夫正容體齊顏色順詞令人生大學問也過此以往皆末節爾正君臣親父子長幼人生大事業也過此以往皆浮文爾聖賢身無二事事無二適日用飲食奉成法而行造次必於是總之以曲禮少儀呂氏鄉約朱子家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參用之使纖微曲折無不盡善而後無忝於爲學也世固有道味未深學力未厚起居奉養偏過人者不足深幸也天道忌盈益謙過其量者造物必概之少而逸豫老多窮困盈虛之理也人必道尊德隆然後奉養可備否則深自減損以稱厥德勿使爲造物所概受人愛敬亦然德之不稱愛敬雖隆心之憂也洒掃應對射御書數之事可身親者不必盡委僮僕暮

齒微勞亦可休息心氣門隨手槌器以時滌亦足收斂
身心也以此推廣之可也

釋志卷十二終

釋志卷十三

竟陵石莊胡承諾誤

父兄篇第四十七

顏之推曰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令而行行其所服禁
童子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傅婢指揮止凡人鬪鬪則
堯舜之道不如寡妻誨諭故君子家法雖備乎聖賢之
書猶必申以話言如施衿結縵再嚴父母之訓耳孝之
小者鄉黨稱良士孝之中者朝士稱篤行孝之大者則
達乎天子矣故天子之孝以士禮通之所以爲至德要
道也內則所載皆天倫樂事也牀幃之前子婦肅雍孫

穉怡豫環佩衿纓紳鞞綦履翼然立於其側匪直味爽
爲然其爲晨昏也復然其爲冬夏也復然和順從容之
意油然而生如草木甲坼而莩榮爲父母者視天下之
樂無足易此矣疾痛疴癢自爲抑搔不若孫子之快也
行步疾徐中乎節奏不若諸幼之扶持也飴蜜旨甘滌
隨柔滑槃匱沃盥敦牟履杖時所欲而進之不如溫以
柔色之爲悅也爲人子者和豫以爲容敬慎以趨事聰
聽以承訓先意以迎歡竭力致養守身歸全下堂傷足
懷數月之憂夙興夜寐存餅壘之恥不貽其所不受不
瀆其所不安致其尊不敢褻致其敬不敢渝致其謹不
敢殆有所營爲榮辱其親之念頃步弗忘此孝子之志
也其或供養及時戶庭相依無王事不遑無異方悵望
無饑寒生離無罪戾貽憂無期逝不至貽憂無號呼求
養不得請於君相而退自傷悼不比於人此人生之幸
不可取必於世者也若夫恆舞酣歌燕遊偷肆淫朋比
德貪叨忿憤汗漫突盜嵬瑣詭僻行之堅言之玷否則
庸鴛劣下不見取於人親老窮苦無一日之養否則妻
子不道不能裁以大義使遂其惡皆貽憂之道人子所
當戒也事君以道事父以義命有所不從而名爲逆
諫過以微致微以敬敬而不入怨艾懲創無所容其憤

激性之所近意之所鍾生則承順沒則思慕器物有禍
藏焉有展視焉幼賤有常愛焉尊長有常敬焉劬勞胼
胝人之所憚孝子處此若有餘力詬厲扑責人所難堪
孝子處此若有餘恩將順匡救人所難工孝子處此若
有餘才故曰孝子不匱非直不匱於心常不匱於事也
事親之道終於立身立身之行愛敬而已矣凡親九族
平政治惠鮮鰥寡澤逮黎庶皆愛之屬也居上不驕處
下不亂謹言慎行恪共明神皆敬之屬也伐木殺獸必
以其時豈必有濟於天下亦云愛而已矣不登高臨深
不苟訾苟笑豈必有益於天下亦云敬而已矣常以愛

敬爲心則所行無過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以治人
則有用以立德則有本在上之人不必更有教令在下
之人不必更有學術以此二義博觀而近取比類而知
方愛敬在此感化在彼上通神明下徹物類若鐵炭之
相召桴鼓之相應也尊貴之養嚴父配天貧賤之家啜
菽飲水苟義所自盡其致美一也修身潔己不愧藜藿
穢名流行有慚黼冕苟內省甚嚴其無忝一也正考甫
之業歸美弗父何苟能身之所履不近非道其義皆相
通也季子之感皋魚之哭苟能貧賤不恥守義恬淡其
理亦何憾也父母之於子愛之在心不在其事使之以

事不在其憐導之以道在乎服習不在相強羈卯成童
必就師傅居處與偕必擇仁里朋友講習必求良士誦
說討論必務正學臨財取予必尚辭讓役使僮僕必多
慈良居官服事必謹廉隅父母之心未嘗有棄子也子
孫不受教所以教之者無不至也鄭師克蔡子產獨憂
子國怒之賢父之心不以其子智略爲重以醇謹爲重
也馬援教子務在敦厚周慎而戒輕薄浮華王景命子
悉取渾默沖虛俾其顧名思義不敢違越又言輕貴者
不可法而澹守者可法性行不均得失相參者不足慕
清粹履道內敏外恕者宜慕陸遜曰子弟有才不憂不
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必取禍顏之推曰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
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狎之道也
抑搔痛痒懸衾篋枕不簡之教也柳玘曰祖考忠孝必
爲名門子孫驕奢必爲覆族德行文學根株也正直剛
毅柯葉也慈孝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不可一日
無也金谿陸氏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於家故其家
道之整著於州里房元齡集古今家誡以爲屏風諸子
各取其一曰畱意於此足以保躬凡此諸賢莫不有益
義方而况兼善乎父母於子雖有惡未可棄也舉以示

人不可盡言也春秋傳曰父母於子雖有罪猶若不欲服罪然禮曰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左氏曰石碣純臣也大義滅親杜預曰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朱子曰人倫之間若無仁厚之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諺曰搏狸之鳥非護異巢噬虎之獸知愛己子後世律令亦有五服相容隱之條義蓋如此末世教衰人不知禮狀其子孫失道如搏寇讐如傳爰書君子傷之掩耳不欲聽也故曰君子以兼愛望人父以友悌責人兄非直崇長厚也端本之道也不可得而假合者兄弟之謂也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妻孥而兄弟兼有之惟妻子可以行意其於兄弟則有不可直遂者此節文所從出也故兄弟者匪直親愛之府蓋亦道義之門是故其常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哀喪無適而不自盡其變也死喪相求急難相助外侮相扞憂娛苦樂無適而不相恤此先聖教人處兄弟之道人無兄弟其孤特也都非人情所堪人有兄弟其驩娛也亦非妻孥所勝賓客燕飫非此不暢歲時伏臘非此不歡王化雖微而壘簾之和亦足自裕此先王誘人以兄弟之樂所以常棣之詩其志切其情哀委蛇漸次曲盡人情以竦動其良心使樂聽從所謂雅頌之音感人者深也聖人處人倫之變不失

義理之常非有意爲此也其心常平其氣常和隨所感
之情因而應之久變而忽得其常則喜其常不更虞其變
也雖未必驟致大順其所消融亦過半矣不以小忿廢
懿親不以家釁告閭黨不以齟齬絕天倫不以不報靳
平施不幸而有闕伯實沈之憾至於死喪則釋怨而盡
禮不義其行可以不與其勢不啖其利而無相絕之道
蓋人倫親疏之分卽此心自然之天則也予以自然之
則則無有餘不足之患此所以不失常也春秋書天王
出居者同氣至親不宜有難此人倫之變世道之憂故
雖天子之尊必凶服降名以自貶損是以謂之有禮民
間兄弟所以至於相殘者莫非讒邪爲之顏之推曰譬
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庶無頽毀之患如雀
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
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矣故人有妻妾而假合之端自
此而始假合日益隆天屬日益替此不可不慎也

宗族篇第四十八

族之爲義歡喜相慶急難相賙死喪相卹有無相通疾
病相養親愛愉悅而獄訟不作生人之樂王化之盛孰
過於此然而闕伯實沈之釁不絕於時因而教獠附塗
之刺徧於天下且聚族而處者大率氣類不齊性情各

異求索太煩尊卑相軋是以近而不相得則怨怒隨之鮮能以親愛終亦其勢然也行葦既醉頰弁三詩親親之道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殷勤篤厚藹然肫然故爲族姓者感恩誼之隆願以福之駢臻德之高明既有賢子又有賢妻所生又賢一唱三歎真切懇至信其爲家人言也至于樂往哀來悽然傷懷勉以卒爵俾終一燕之歡以此卜祖德之隆焉以此覘後來之慶焉天下之家若此天地無戾氣四海無凶人矣太和之氣充盈兩間人受此氣自然動盪薰蒸故其相與輒相期以吉祥相慶以福祉君子則思致福之原故君子之福能自得之而不盡聽于天也記曰福者大順之謂也大順者仁厚之風也帝王以此居心則仁厚見於天下父母以此居心則仁厚見於子姓仁厚所在百邪遠矣眾善生焉未有仁厚而天下不治者未有仁厚而宗族不昌者所以爲百福之原也故宗族之燕歡暢而不爲湏備物而不爲奢祝頌而不爲諂溢美而不爲佞先王立宗法五世之內冠娶必告死必赴有所維繫統屬而不至乖離也程子族人遠來則大會其族以合之雖無事猶月一爲之古人花樹韋家會法是其所取也本先王立宗之指

用程子會食之法則無離絕陵犯之事矣或問於子曰獨子可爲人後乎應之曰母弟之子爲兄後禮也繼祖者大宗繼禰者小宗獨子之伯父宗子也以獨子爲後是繼祖也獨子之父支子也以獨子自爲後是繼禰也合祖繼禰舍大宗繼小宗非禮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則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正謂此也然則獨子之父可無後乎應之曰小宗無後當絕何休言之矣古者小宗絕不爲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邱文莊公取之矣且不有攝主之義乎攝其宗祀待以歲年獨子復有餘子然後以一

子繼大宗以一子繼小宗孰攝之必至親者攝之孰爲至親莫親于己之子出爲兄後者也一世再世至三四世皆可攝也後世禮義不明人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寧潛養異姓之兒春秋書莒人滅鄆垂戒後世或族人利其所有藉口獨子不爲人後遂以羣從之子攘而取之名號所假裸獻几筵之前血氣所通隔絕廟門之外迹若有後而實絕矣鬼猶有知能無莒人滅鄆之隱痛乎是在有司聽茲訟者深知小人之無厭宜以義禮裁制禁羣從之攘取明繼祖之大義庶幾革貪昧安鬼神若欲和調衰世苟徇無厭之情終非通義也

且立後之禮必得賢者則無降爲卑隸與若敖滅宗之患是以鬼神馮依又在德也詎可聽人攘取耶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所云大宗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所云小宗也何以昔宗之而今廢之蓋諸侯之子爲大夫者宗子世嗣其爵支庶皆得食采地之入凡在氏族中無論親盡未盡冠昏喪祭皆告始祖之廟廟在宗子家故必宗之是以百世不遷無世祿則無廟無廟則冠昏諸事不告宗子家故大宗廢也小宗之法因高祖廟所在宗之也今世無廟神主所在卽廟

也吾高祖主在五世長兄家五世者三從也雖長兄也而子孫世奉其主屬有祭告之事必于其家告之是以宗之至於吾子則爲親盡之祖矣不往告矣故其宗以遞遷今聚族而處者鮮矣五世之主不祀一處屬有祭告恆苦隔越不得不別立位於所居之寢禮所當告無復至宗子家故小宗亦廢也然則宗法之廢爲日久矣蓋與世祿相因爲絕續有世祿者不可無宗無宗則食祿之人無所統屬奸邪不軌與游惰失職雜處賢者之列莫可分別其患甚大無世祿者雖欲立宗不得其維繫之具則與路人無異彼奸邪不軌游惰失職之人猥

以宗子維繫之其患亦匪輕也且大宗之子行輩常卑有
如童昏無行辱及其先奚取乎奉以爲宗冠娶妻必告死
必赴也哉故程朱亦本世祿言之不及庶姓也

夫婦篇第四十九

夫婦之義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嗣故昏禮主敬敬則
克終克終則成物之道也克終則延世之道也六禮之
接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日月以告君齊戒
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所以致敬也贊見婦
於舅姑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亦所以致敬也父
母舅姑以敬先之內外大小執事之人莫敢不敬矣少

子幼婦所見無非敬者莫不自處於敬矣有父母舅姑
之敬而後可訓內外大小之敬有內外大小之敬而後
可訓少子幼婦之敬其始能敬終身無不敬之日矣嫁
女非難娶婦爲難嫁女者具資幣遣之而已娶婦之家
內外大小不可不敬慢易媒越雖冠冕之裔吾必謂之
委巷矣恭敬儼恪雖農野之子吾必謂之學士矣易曰
君子以永終知敝終而不敝在乎敬焉爾古者男女氏
族皆擇德焉非崔盧之謂而鍾郝之謂也新婦入門以
高山景行致其慰勞其世俗之情哉故凡議昏者小大
不偶非禮也尊卑不偶非禮也少長不偶非禮也不必

避焜耀取清貧但微察其先世士農之家子孫朴魯親戚相依數世之益也游惰之家子孫狙詐親戚相聚數世之累也亦不必舍其邑里遠之鄰封他不具論第以中饋言之婦人隆父母家其天性也嫁不越乎邑里內外中表燕好常接雖有隆替疏數不見其迹若獨饗鄰封之賓必有不期隆而自隆者異同之見一啟舅姓子婦皆齟齬其間非所以道迎和氣也若夫女之尤者非其人不可近非其德不可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天下至言也擇壻之法亦不必大遠人情如詩所云蹶父之事必求壻家土地肥美物產殷阜然後以女字之亦足見經術之義未始不在人情中也昏家而論貨財儉儉之行也聘婦而求贅壻臧獲之心也古之行禮者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此貨財之則也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賈誼謂之惡俗秦之行戍也先發贅壻賈人後及市籍之民則知贅壻之風贖貨棄禮彼俗亦賤之久矣且以女待男非所以養廉恥先配後祖非廣嗣繼宗之義婦已歸矣而非其家是無歸也三義皆失焉事之最悖者士大夫之家確乎不可行也古者男女既成苟非國家有故未有過時無匹者桃夭標梅獨紀聖人之化亦以著男女之及時也世衰道微政

煩吏酷有軍旅供億之警有徭役匱竭之患雖有男女而仇匹非時所以綢繆采綠諸詩於其喜之深則知其曠之久又有可歎者先王教人必使知儀家之道而後爲夫婦知成人之道而後爲父子一夫一婦庶人不乏於室妾媵有數侯王不踰其制故女子守貞信而惡非禮男子重伉儷而賤淫奔末世政教旣衰柔曼之傾意恣其所欲貴賤無等取女過度諸侯妻妾以百計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列屋而閑居者旣眾苟合而輕棄者亦多馴致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民間怨曠旣多求匹非時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而風俗

壞矣又有蚤昏少聘不解以禮自閑男子耽樂無極女子席寵日驕始則委曲順從久且互生厭棄燕私旣析忿恨遂深求爲路人不可得已家人之義明內而齊外明內者好惡不偏也齊外者威儀不瀆也君子齊家先正乎內以己視人則己爲內以身視心則心爲內正己者所以正人也正心者所以正身也古之育女者旣與男子皆有胎教於未生之前迨其成人則有師傅保姆之助珩璜琚瑀之飾威儀動作之度其最備者更有詩書圖史以爲勸戒其在家也男女異長自爲伯仲示不相離也今之教女者鮮矣旣嫁之後處閭閻之下閨闈

續志 卷三
之中慶賞刑威文告意指所不及也非男子以身爲刑
于將誰取法焉文王之化及于婦人女子莫不知道義
之重而忘其私昵此必男子儀刑有素足以爲法也易
曰家人利女貞非女自正正之者男子也家庭之內稱
引綱常教導禮儀凡勢利傾險之言不出於口喜怒有
節動止有度凡僭忒瀆嫚之行不見於躬父兄子弟妻
妾奴僕之前莫不如此所謂正也若冒於勢權貪於貨
賄沒於廉恥爲害於鄉鄰得罪於君國雖其事不與妻
子相關要皆失儀刑之道亦所謂不正也至於謔浪笑
敖嬖妾所喜伉儷所惡儀家者所最忌也中饋者陰之

養也畜藏者陰之利也儀刑者陽之倡也嚴厲者陽之
壯也庶人之家勤謹治生備物餉客公卿之家丈夫積
德累行以致爵位婦人能循法度不失內職至於祭祀
之時終事有儀少女能敬而益見其德之盛他若君子
行役獨處而思猶必勸之以義勉之以正則男女各盡
其道矣匡衡曰婚姻之理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由
此觀之匹耦若非其人品物必有不遂天命必有不全
此終身之憂也人世不如意之事未有非其自取而牀
第之間爲尤甚雖成子姓猶未知其負荷與蕩覆也晉
獻公滅其國而嬖其女魯莊公釋父之怨而娶仇人女

以終事觀之甚可危悚最小之愆猶不免恥辱焉靜女之詩其婦人相贈而不知羞其君子誇詡而不知諱衛之淫婦既爲人所棄不自咎失身而責士無信君子讀此而有感焉政傾俗壞至於如此生其時者賢士無良匹孝子無貞母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行亦可知已司政教者宜豫爲之防未可謂男女之私而忽焉孔子司寇三月魯之道路幾于文王之化夫文王之化不可求者婦人也詠之者男子也彼皆不犯非禮矣善哉先儒之言曰色出於性淫出於氣君子持志以御氣所以止淫縱也且情之不能已絀於義而自止以義止情

勝忘情者多矣此先王之澤孔孟之學也婦人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不獨多置妾媵也其性情之中和德之仁厚律身之莊敬皆凝福之基也未有福大而子孫不眾者也性辟戾則不中和行安忍則不仁厚專房閨則不莊敬皆薄福之事未有福薄而子孫蕃衍者也媵女淺事春秋書之明妾媵之制不可廢也所以廣繼嗣戒專寵乃以不曠之故任情而動持身無禮至於息允微弱骨肉離乖綱紀廢弛禮度敗壞則祖考之罪人人道之怨耦乃知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書傳載之以爲美談不亦宜乎陰陽之氣感欲其專應欲其至不專則氣不聚

不至則精不凝不凝不聚故不能成胚胎也又必問其正與不正時與不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所謂正也董子曰新牡十日而一遊於房年漸長則以次倍之禮曰雷將發聲必戒其容止所謂時也正而且時所生之子亦必得氣之正而邪氣頗類不與焉如嘉禾靈草麟趾鳳雛自有埏埴必非庶類之感召也大夫以上不再娶有嬪御以治內可以不娶也大夫以下或事舅姑或承祭祀或主內事故不得已而娶今欲杜吉甫伯奇之禍能如曾參王駿則大善如不然不假名器猶爲得之溺情寵授而不知節終爲釁尤不可測已朱暉云時俗希不以後娶敗家者此之謂也帝王之道不窺人閨門之私不聽聞中冓之言士大夫杯酒鄉曲喜談燕私爲笑樂原夫不敬伉儷是以此有識者正色拒之不爲過也士大夫不嚴出妻之禮是以育女無訓取婦無擇儀家不講求其法女德無極何所懲而不爲惡焉夫以義合者不義則離故程子曰妻有罪出之何害但語之間不可令彼曲我直自有含蓄之意則可爾春秋內女之出必謹書之所以敬慎重正終始凜然而情欲之私不得行乎其間也紀叔姬出而未嫁夫家復請歸葬春秋不削其事亦所以示法云

祀先篇第五十

祀先之禮有義有儀講求其義所以一此心也服習其儀所以律此身也愛敬仁孝之謂義品物度數之謂儀君子有過人之德義之所發無不摯至是以鬼神日監在茲此先王萃渙之道先儒思成之指也祭之爲義莫重於志志清則物嘉非甘芳之謂也志慤則物重非寶玉之謂也志順則物時非鮮新之謂也以物之馨香屏除內心之邪慝以物之貴重消釋內心之鄙賤以物之時宜節宣內心之和平故春秋重志志敬而節具謂知禮也爲宮室以居之設木主以象之陳玩好以娛之薦芬響以悅之所以達死者之志也聯親疏敦長幼以職事序賢能以禮誼逮幼賤以燕飲合宗族惠澤洽遠邇所以達生者之志也祭之日賓客修其容子孫榮其事擯相詔其節文學士大夫於此觀禮於此道古主人更無他念盡其誠敬而已矣祭也者人道之常也思慕彷彿人道之愛戀也饋奠祝嘏人道之綢繆也忠信誠慤人道之敦篤也能盡人道而後爲君子能爲君子而後能事上使下祭也者所以養事使之德也所以教事使之學也講究習熟於平日安行蹈節於臨事爲學之本務也不可得而久者父母之養也天地萬物莫不相禪

無盡獨父母之歲月不得有餘於子子之愛養不得有餘于父母一朝悔其不足終身無望其足矣故父母之年方其充然有餘子乃童稚不足自盡及其竭力耕田供爲子職或稍被一命差致菽水此時父母之年已若竹箭奔流不可追矣子路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三復斯言何痛如之終天之訣一絕毛裏之屬焉在惟祭之日始一相通既苦爲時甚暫又恐居心未一若復慮事不豫比物不具終身無相屬之頃宜揚子有豺獺之戒泉魚有在野之哭也天地之間無時非理與氣流行不息然於賢者論道德之旨則當置氣言理蓋氣有昏濁理皆純粹仁義禮智之性君子不謂命是也與眾人論幽明之故則當置理言氣蓋理本大段相通氣則一綫不假鬼神非其族類不歆禋祀乃氣之不可假借也天地山川古先聖王聖賢之類是理之相感也要以承祭之頃止當言氣如天子祭天地由與天地之氣通諸侯祭山川社稷由與山川社稷之氣通蓋天地生萬物山川出雲雨萬物徧乎天下雲雨澤乎一方天子功如天地諸侯澤如山川故可云相通也洪範庶徵因乎五事人之貌言視聽思與雨暘燠寒風相感亦氣相通也祖考之氣雖散而有子孫相屬則氣復存祭祀之頃子孫

心志專一則氣聚而祖考之神亦聚故有感格若非其祖考氣原不通此之心志雖聚彼之精氣別有所屬何由通焉蓋嘗譬之猶是人也有執贄而見者有款洽而語者有一揖而退者有終日相見若江河汎梗適相值而已者接覲之時稍有不當人我皆有憾其於鬼神亦然匹夫焉可對答帝王然帝王欲見之則亦可對答矣有精神相嚮也諸侯時見天子禮也然天子不聞宣詔殿門未許通籍忽焉闌入則爲罪人精神原未相嚮也故諸侯決不可祀天地大夫決不可祀山川士庶人決不可祀非族本無精神相屬忽焉致其薦獻如之何其

能感召也祭祀者杳冥之事宜先求其理有迹甚杳冥理實粲然者祖考之來格是也有形雖陳列理則幻妄者浮屠老子之宮像設儼然者是也學者理之所在以心求之則爲仁人之饗帝孝子之饗親理所不在求之以心汎汎悠悠不能相通然猶無得無失若專精獨好必爲鬼神所憑而疾厲生矣先王制祀典但使渙散者聯屬幻妄者杜絕是謂知鬼神之情狀旣不爲氣之所屬更不必言有其相屬之理若深求其理則天下之爲物者其理皆可相通必有狡獪之巫覡值惑溺之夫婦借相通之理以實狂妄雖明哲君子莫能勝也然必不

可曰吾之氣與浮屠老子相通也與魑魅罔兩妖狐厲鬼相通也亦爽然矣凡陰陽之理陰非陽不立故以子孫精神聚祖考精神而後有所馮依若精神不聚神必不假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子孫不賢神亦失其所馮故傳曰神所馮依將在德也至於祖考賢者必能求福於天以祐其子孫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子孫賢者亦能光大先靈以受福於天詩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此何與於非族而受其狂惑哉鄉人禡孔子朝服立阼階存室神也存室神者欲神依己無恐也由此觀之巫祝之流不可號叱於家恐致鬼神不安怨恫

斯作祀浮屠老子之神於寢非所云敬而遠之也且神在宅爲中雷在野爲社故家主中雷而國主社中雷之神家之常祀也今世不修淫及二氏妄矣愚俗之事二氏非不虔也禮居祖考之上食甘桑門之饌至於廢老者供養減賓客恆豆宜若凡事惟謹者然而嗜欲未訖也心志未防也惡幾未愆也貪墨而殫財者奢沆不已棄所餘以飯其徒斂攘而簞金者殺越未厭哀所剽以豐其居鬼神曾不譴責亦未嘗默誘其衷使遷善改過鬼神非有妄也禍福之爲妄於此徵之矣夫所謂鬼神非世俗所云也天地之間凡有可見之迹象皆鬼神也

以其有所栽培有所傾覆則謂有性情有生長收藏以及物有焄蒿昭明悽愴以及人則謂有靈爽有變化生成則謂有功效其實杳冥無形所有者理爾理之爲體實有是無妄者致鬼神在天地亦實有是而無妄但遠之而愈有卽之而愈幻者也尊之爲理則益神求之以事則爲物者也虐而求助者亾之徵有而更祈者失之兆非族而事者喪宗之祥中才之人戾氣滿前恬不知怪而杳冥之物反惕然戒懼惟恐譴怒則何爲者耶古人毀淫祠者眾矣未聞鬼爲祟也知道未真狐疑芥蒂久之妖由人興不曰此心未寧而曰鬼神見譴漢哀帝是也賢者深知鬼神卽可祛淫祀之惑深知天下之理卽可祛鬼神之惑也古者天子至于士皆有廟見于經傳者夷伯游氏是也王珪不作廟四時祭於寢爲有司所劾太宗立廟愧之世亦以儉不中禮少之故唐世家廟爲多宋詔三公立廟而有司疑難其制惟潞公廟成溫公作碑載其制度頗詳世所準望也攷潞公爲相請建家廟事下有司時蘇子容爲禮官議曰禮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廟祭也有土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祀是有廟者止于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故必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爲之等級錫以

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請考案唐人寢室祠享之儀用燕器常食而已以此觀之作廟之事非請於朝經禮官駁正不可行也雖有世官而無世祿亦格于無田不祭之例不當行也是以祠堂通行廟制寢湮也忌日者君子終身之憂也古人叔父之私猶踧踏焉况父母乎朱子黻巾素服以居不御酒肉不樂不矧夕寢于外墓祭之日哀省三周再拜洒掃而後裸皆後世法古者郊禘爲祈子之神蓋祭天於郊以先媒配謂曰禘者神明之也其儀以元鳥至日牲用大牢此天子之禮今民間不可祀天而祈子之祀猶可義起蓋於春分設祭

主人夫婦望空祈禱用家庭常祀之儀祝詞奠告歲一行之或疑其太疏則祭以每月朔望其禮稍殺但告神而已否則告諸祖考之主而已今民間祈子之祀輒歸二氏妄誕甚矣未有能正之者

奉身篇第五十一

人受形有生卽有治生之累寒而欲衣飢而欲食爲嗣欲室戴天履地幼學壯行而欲仕雖曰附麗以生要皆生之累也累之所及與生終始譬如窶人子有所假貸於長者窮年迄歲奉其所舉之責至老且死尙賚逋負入地若隨事取償亟燔其券不更舉責長者之門則是

人者可優游而終天年矣人之生也以中年爲界中年以前處乎日增者也割情去欲逃諸人事外聖人未許也中年以後血氣日衰形容日瘁親愛不常在左右憂喜得失逝而不留多矣彼造物者旣許我以日減可減不減或中絕而復續以有限之身殉無涯之役甚矣其惑也譬良田焉春夏之間封殖嘉穀鋤去稂莠惟力是視誰能禦之秋冬之際戒以零露申以嚴霜不惟稂莠不育卽嘉穀亦不再殖矣善乎田豫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鍾鳴漏盡夜行不休是罪人也嗚乎冥行不休者人罪之年過不知止者天奪之矣石季倫金谷非不

麗也平泉草木非不侈也田江南之夢抽旃旄而抑兜首非不樂也東都車馬漢陰冠蓋非不赫奕當時也峴山之登臨東陽之歎歌非不稱道後世也至觀後人弔古之感與天地無終極反怪昔時行樂何其暫也假令無此樂則亦無此感矣子夏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驕我者吾不復見有道之士不當如是耶形氣所美而有弗得吾爲之悵然性情所共美而形神未接者吾未悵然也事理所共而有弗能吾爲勃然事理雖固然而天機所本無者吾未勃然也苟能去此悵然勃然之心物與我各有其美能

與不能亦各有所能也山林皋壤志在避俗者樂焉未嘗避之而自不近俗不更少一展轉乎爵祿名譽性斂約者多所不勝焉如其不勝而自不營不更省一堅忍乎以黃白與棗栗遺羣兒羣兒取棗栗不取黃白也以海錯與粢糲遺飢人飢人急粢糲不急海錯也三世長者知衣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深山窮谷之人不行此以養生也千石之鐘萬石之簾隱隱眩眩如鈞天廣樂並奏彼擊轅叩角未嘗不樂其樂也治生良苦者手可搏刃奉養備至者跣必視地奉身不求贏餘則居心亦少係戀內境既清外物皆退聽矣勢利之好痛自降伏能

使重者漸輕迷者漸悟不惟勢利不能入卽日用燕器亦隨具取足無身外長物之健羨矣一介之士恆舞於宮酣歌於室始進之日窮奉養之樂聚貨財之好莫不殃禍隨之故易之爲書自乾之謙十五卦初六之象無全乎凶者獨豫之初六直言其凶不許以補過以鳴豫也初六卑位也懽豫佚志也豫不可鳴卑位尤非鳴豫之時以其反道而行爲已甚矣聖賢教人誘以無窮之樂警以終身之恥勸乎日進之功驗乎昔賢之事俾其天常定其欲易足其心無競其所奉莫非義命也蓋度形而求衣量腹而進食此口體所須也其紛多猥積者皆在

口體之外者也然則庸人所較量者皆長物耳曾是君子而不能忘情乎況乎勞苦愉佚今之所遭向之所去何不可釋然公卿侍從此之所矜彼之所倦何者謂之確然知所遇之無定安之而後可知所好之非我忍之而後可且人之本心原無欲者也天下之物皆非吾所固有一旦相值何所容其欣羨何所容其厭憎固有之心守而勿失亦不覺苦難不覺矜奇是以君子身無二事事無二適日用飲食莫非清明之氣何脂膏之好焉苟道義既輕俗情必重或矜己所有或羨人所有世味彌深心彌不愜美溢於外神危於內貧賤之喪德猶富

貴也富貴之喪氣猶貧賤也去彼取此不亦宜乎亦有初辭榮膺後極泰奢者蓋由辭榮之時非能樂天未免憤世苟憤激未能盡忘則藏私尙有所一念微動終身所守崇朝而盡失之蓋由義不勝情識不匡欲故至此耳故治生非能累人也但隨才稱等不妄爲趨舍斯可矣又有不止此者明君在上人樂其養闇君在上人樂其貧樂其養者備物也樂其貧者備德也備物者天下皆泰備德者未能忘憂此又在境遇之外者也

養生篇第五十二

甚矣有生之難也有陰陽必有動靜有動靜卽有屈伸

有屈伸卽有生死况乎五行交運變化實多人生其間以形體之微入大鈞之冶內與嗜欲相搏外與陰陽相戰身非木石安得無壽夭獨值其堅且久者不亦難哉孟子夜氣之說蓋養生上藥也人一日中勞形苦神之事皆足傷生幸而嚮晦晏息形體希靜精神凝聚故子刻之半元氣復生酒色過度勞役過度元氣微弱雖得晏息而子半所生亦復微弱不能勝旦晝之戕害故養生者不可不葆全夜氣或取法天時或節省嗜欲或防六氣之淫或避人事之煩或積道義以自作元命凡天地之氣順則和競則逆陰陽之爭死生之分其相競時

也一歲則二至爲重一日則子午爲重於斯時也遠聲色慎舉動減滋味息神志以避沴氣所謂法天時也物所以養魄也理所以養魂也貧賤之致物也難故常得全於理富貴之循理也易然每受累於物魄強而魂衰者壯而驟蹶魂強而魄衰者疾而不死所以務節省也陰陽風雨晦明感于人者人莫能避也定其形固其精安處其神雖在六氣中常若遊乎其外故六淫不能侵也君子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作則象物而動息則申儆而備又聽樂有五節致味有五齊煩而不舍皆能生疾及時舍之則節宣矣故人事不可

煩也仁義忠孝長生久視要藥也廉謹退讓全身遠害良方也好學克己老而不倦不使吾身有日昃之象雖非卻老之術而有後凋之實循理而動造化在我所以作元命也天地之間生物者皆和氣也烏之伏也微暖相煦是以成雛若火炙之則燬草木之榮薰風相蒸也暖室焚穢則驟花而遽枯故易曰保合太和乃利貞禮曰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人身亦然所以盡性命之大期亦在乎養和而已矣有道之士曾次灑落翺翔于仞事物喧囂鮮不卑處其下而塵累不及其上存於中者惟有太和之氣更無餘念安得不樂樂則生矣

先王以禮樂治天下欲使有生之類皆得其和故有食飲之禮有房中之樂皆爲之節以養和也任昉曰神明在襟履候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此養生之要也聖人慎疾而已禱祠祈禳非所事也病之作也因血氣壅闕血氣不能無壅闕猶行路不能無險阻險阻所在御者下推車蔑不踰矣養生之道調攝爲本調攝偶乖減省飲食屏絕嗜欲抑止思慮靜以待焉遲三五日則正氣通邪氣退矣蓋三日者以時紀之甲子之半五行已周至五日則全周矣五行旣周偏輕偏重無不調適是以疾無不去易所云七日來復者以衝言也衝者天地

自然之變歲在壽星而衝降婁故知魯多大喪陽氣起子衝午故知南國蹙王中厥目皆以衝言也七日者與始事之日相衝是以必變病在人身亦復如是久而不愈者服藥誤也蓋醫能治疾不能操起居之節藥能去疾不能扶元氣之衰不幸品味偶乖適足致病不能愈病故呂誨廉希憲皆以醫諷諫實至理也至於方士之藥尤不可近方士之藥多主金石金石爲物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多端如擇之不精合之失宜則粗礦燥爆傷人醇懿孫思邈云藥勢有所偏出令人藏氣不平故郝處俊諫高宗廉希憲規元祖李東陽斥李廣韓愈

志李于及邱處機去髓添草金盡貯鐵之喻皆萬世炯戒不可不慎又且藥性燥烈服之不已必致性情卞急喜怒無常其爲伏戎尤不可測唐之中葉屢以此敗臣民所不忍言也天地之氣正則通偏則寒人氣行則百脈皆平故容體端翔若鼓斜跛倚必氣有不貫也養生家必端坐蓋外體端翔百脈亦平也道家收視返聽取金水內映也蓋木有榮枯火有生滅惟金堅不耗水流不窮故養生者取之金鑠水涸死期將至故美色動魄芳香悅魂若遇道勝之士皆下品也辛酸二味本乎金木木主發生酸則收斂金主收斂辛則發散二味與五

行之性相反必非養人者也必用其相反以伐病故不可多食也用藥處方皆劫去彼藏之氣以益此藏此藏既益彼藏潛虧矣比來漸悟一法如某藏偶傷則以稻米煮薄粥稍糝腥血爲滋味各如其藏用之俾米氣入藏爲養腥血引米入藏庶幾有益於此無損於彼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是其義也卦盡之年元氣已竭所以視息人世者飲食之氣所延爾如人雖無產業資本或爲工匠或爲傭作或爲胥役隨事取給尙可粗足衣食不至乏絕但不可奢用幾奢用而不乏絕者老而必衰者血氣也神明在人與日俱長不當衰也神明之衰嗜欲害之故有血氣未衰神明已衰者則知神明之衰不關血氣君子寡欲以養其神明百年期頤而清炯如故也死生之際人所難言然以意觀之如一絕深之澗卻當一躍而過非有甚難人苦負荷重擔不能輕舉跳躍所以艱難宛轉不勝其憊有道之士能使所負之擔逐歲減除至于老之既篤而此身輕矣輕則易於飛騰只如踰一絕澗一躍而過神志自如又如一片瑩淨之冰光明洞澈煥氣薄之消融而已纔有一縷未瑩卽有渣滓畱著器中不能如彼消融物欲未淨愛戀相牽其狀何以異此否則負手曳杖逍遙行歌反席未安而沒又

何留滯焉人有病革之時生平所為不善歷歷自道世俗或以為鬼責其說非也蓋不善之事平日常負疚於心特以神能守氣故秘於心者不以語人至於將死神氣欲離神不能控持其氣心所伏藏逐氣而出非有崇也所以平日收斂身心納諸義理爾時必不散亂也

當一觀而嚴非言甚難人苦負荷重難不論神氣之強弱血氣之潤人亦難言然以意購之吸一毫氣之微也
 繹志卷十三終歲未身軀即曰身皆謂吸軀即之竟不

